事實類苑/卷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十　風俗雜誌（一）

下一卷▶

◆風俗雜誌（一）

辰砂

辰州朱砂，嘉者出蠻峒錦州界猞獠峒老鴉井，其井深廣十丈，高亦如之。欲取砂，必聚薪于井，俟滿，火燎之，石壁迸裂，入火者既化為煙氣矣，其偶存在壁者，方得之，乃青色頑石。有砂處，即有小龕，龕中生白石床如玉，床上乃生丹砂，小者如箭鏃，大者如芙蓉，光如磬玉可鑑，研之如猩血。砂洎床大者重七八斤，價十萬，小者五六萬。晃州亦有赤色，如箭鏃，帶石者得自土中，非此之比也。

膂羹

真宗時，有人奉使交趾，以膂羹配籠餅而食，羹中血皆如皂莢子，雖味不甚佳，莫知其何以致然。洎迴，苦求其法，乃取牛蜱瀹而去其皮耳。

華清宮

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，山半有玉蘂峯，天聖末，予為學于山之嶺，所謂朝元閣者。峯側有夾柱，作王母之像，雖小有損腐之處，而丹青未甚暗昧。其御階，甃以蓮花塼千餘步，則栽一石柱，端有孔，相傳云：開元、天寶中，貫以紅綿　，宮女攀援而上。慶曆中，再游，論王母之像，失之已久，石柱孔已為庸道士燒為灰而塗壁矣。嶺之陰，溫泉湧流，嶺之南，有丹霞泉者，極寒冽，予嘗夏盥于彼。

二

唐華清宮，今靈泉觀也。七聖殿之西隅，十數步間，有皂莢一株，合數人抱，枝幹頗瘁。相傳云：明皇洎貴妃，共植于此，每歲結實，必有十數莢合歡者。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，移接于他枝，則不復合歡也。杜大監植嘗言：南方無好羊洎酪，惟魚稻為嘉，故南人嗜之。北方魚稻不多，而肉麵嘉，故北人嗜之。易地則皆然，不必相非笑也。杜大監以下，疑係他條羼入。

白石碑

江陵北四十里，有白石碑驛，其西有疎陂，東有鴨陂，白碑亦當作陂澤之陂也。蓋驛側數里，有後梁宣、明二帝墓。唐相蕭嵩為其祖立碑于驛之北，因此人以陂為碑，誤也。

虎畏橐駘

天禧中，有武臣赴官青社齊州北境，時河水漸退，葭葑阻深。武臣以橐駘十數頭負囊篋，冒暑宵征。有虎蹲於道右，駘既見，鳴且逐之，虎大怖駭，棄三子而走。役卒獲其子而鬻之。

石魚

隴西地名魚龍，出石魚，掘地取石，破而得之，多鯽洎鰍，亦有數尾相隨者，如以漆描畫，鱗鬣肖真，燒之尚作魚腥。魚龍，古之陂澤也，豈非魚生其中，山頹塞漸久，而土凝為石，故破之有魚形。今衡州有石魚，無異隴州者。杜甫詩有“水落魚龍夜，山空鳥鼠秋”，正謂隴州也。

沸沙

荊江自湖口而上，有沸沙。舡行或屹然而止，其下即沙，水湧沸，舟子無以施其力，俄頃即至湮溺。為蘆簟五七番，置油米于其上，挑之舡下，乃得行。

石燕

零陵出石燕，舊傳遇雨則飛。嘗見同年謝郎中鴻云：“向在鄉中山寺為學，高巖石上有如燕狀者，因以筆識之。石為烈日所暴，忽有驟雨過，所識者往往墜地，蓋寒熱相激而迸落，非能飛也。”予向過永州，有人贈一石板，上亦有燕形者在焉，土人呼為燕窠。

陽朔石峯

桂州左右，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，竹木蓊鬱，石如黛染。陽朔縣尤佳，四面峯巒駢立，故沈水部彬嘗題詩曰：“陶潛彭澤五株柳，潘岳河陽一縣花。兩處爭如陽朔好，碧蓮峯裏住人家。”

南海啖檳榔

南海地氣暑濕，人多患胸中痞滯，故常啖檳榔，日數十口。以勃樓藤洎蜆灰同咀之，液如朱色。程師孟知番禺，凡左右侍吏啖檳榔者，悉杖之，或問其故，曰：“我惡其口唇如嗽血耳。”

蟻鮓

嶺南暑月欲雨，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，入水翅脫，即為蝦。土人遇夜於水次秉炬，蟻見火光，悉投水中，則以竹筲漉取，摶之如合捧，每摶一兩錢，以豚臠參之為鮓，號天蝦鮓。又有大赤蟻，作窠於木杪，有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，以糝洎薑鹽釀為鮓，云味極辛辣。

杭人好飾門窗什器

熙寧八年，淮浙大旱，米價翔踴，人多殍餓。杭人素輕夸，好美潔，家有百千，必以太半飾門窗，具什器。荒歉既甚，鬻之亦不能售，多斧之為薪，列賣于市，往往是金漆薪。

木饅頭

木饅頭，京師亦有之，謂之無花果，狀類小梨，中空，既熟，色微紅，味頗甘酸，食之大發瘴。嶺南尤多，州郡待客，多取為茶床高飣，故云：“公筵多飣木饅頭。”或謂嶺南諸州，刻木作饅頭狀，底刻字云：“大中祥符年，一樣造五十隻”，談者之過也。並倦遊雜錄。

嶺南人相呼

嶺南風俗，相呼不以行第，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。元豐中，余任大理丞，斷賓州奏案，有民韋超，男名首，即呼韋超作父首，韋遨男名滿，即呼韋遨作父滿，韋全女名插娘，即呼韋全作父插，韋庶女名睡娘，即呼韋庶作父睡，妻作嬸睡。

閩人稱呼

閩人謂子為囝，謂父為郎罷，故顧況有囝哀閩一篇曰：“囝生閩方，閩吏得之，乃絕其陽，為臧為獲，致金滿屋，為髡為鉗，如視草木。天道無知，我罹其毒。神道無知，彼受其福。郎罷別囝，吾悔生汝，及汝既生，人勸不舉，不從人言，果獲是苦。囝別郎罷，心摧血下，隔地絕天，及至黃泉，不得在郎罷前。”蓋唐世多取閩童為閹奴以進之，故況陳其苦以諷焉。並青箱雜記。

西域山水

昔人文章用北狄事，多言黑山。黑山在大漠之北，今謂之姚家族，有城在其西南，謂之慶州。予奉使，嘗帳宿其下，山長數十里，土石皆紫黑，似今之磁石，有水出其下，所謂黑水也。胡人言，黑水原下委高，水曾逆流，予臨視之，無此理，亦常流耳。山在水之東，大底北方水多黑色，故有盧龍郡，北人謂水為龍，盧龍即黑水也。黑水之西，有連山，謂之夜來山，其山極高峻。契丹墳墓在山之東南麓，近西有遠祖射龍廟，在山之上，有龍舌藏于廟中，其形如劍。山西別是一族，尤為勁悍，惟啖生肉血，不火食，胡人謂之山西族。北與黑水胡，南與韃靼接境。見筆談。

洛陽貢花

洛陽至京六驛，舊未嘗進花，李文定公留守，始以花進。歲差府校一人，乘驛馬，晝夜馳至京師，所進止姚黃、魏紫三四朵，用菜葉實籠中，籍覆上下，使馬上不動搖，亦所以禦日氣。又以蠟封花蒂，可數日不落，迄今歲貢不絕。

海仙花

朐山有花類海棠，而枝尤長，花尤密，惜其不香，無子。既開，繁麗裊娜如曳錦帶，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。王元之以其名俚，命之曰海仙，而為詩曰：“ 春憎窈窕教無子，天為妖嬈不與香。 ”又曰：“ 錦帶為名太卑俗，為君呼作海仙花。 ”

硯

南唐後主，留心筆札，所用澄心堂紙，李廷珪墨，龍尾石硯，三物為天下之冠。自李氏亡，龍尾石不復出。景祐中，校理錢仙芝知歙州，訪得其所，乃大溪也。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，斷其流，使由它道。李氏亡，居民苦溪之回遠，導之如初，而石乃絕。仙芝移溪還故道，石乃復出，遂與端溪並行。

二

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，有石若青金色黑相雜，其文如銅屑，或曰即自然銅也。理極細密，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，往來于此，常見其石。皇祐末，鎮青，遣石工取以為硯，極發墨，頗類歙石。今東方人多用之，或曰范公石，然不耐久，久則石乃斷裂。並澠水燕談。

三

余為兒童時，見端溪硯有三種，曰岩石，曰西坑，曰後歷。石色深紫，襯手而潤，幾於有水，叩之聲清遠。石上有黯青綠間暈，員小而緊者，謂之鸜鵒眼，此乃岩石也，採於水底，最為土人貴重。又其次則石色亦赤，呵之乃潤，叩之有聲，但不甚清遠，亦有鸜鵒眼，色紫綠，漫而大，此乃西坑石，土人不甚重。又其下者，青紫色，向明側視，有碎星光點，如沙中雲母，石理極慢，乾而少潤，扣之聲重濁，亦有鸜鵒眼，極大而偏斜不緊，謂之後歷石，土人賤之。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，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，則其品價

相縣可知矣。自三十年前，見士大夫亦得端巖石硯者，予觀之，皆西坑石也。邇來士大夫所收者，又皆後歷石也。豈唯世無巖石，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。東軒筆錄。

四

唐彥猷，清簡寡欲，不以世務為意。公退，一室蕭然，終日默坐，唯吟詩臨書，烹茶試墨，以此度日。嘉祐中，守青社，得紅絲石於黑山，琢以為硯，其理紅黃相參，又如林木，或如月暈，或如山峯，或如雲霞花卉。石自有膏潤，浮泛墨色，覆之以匣，至數日不乾。彥猷作硯錄，品為第一，以謂自得此石，端溪、龍尾，皆置不復視矣。

墨

莆陽蔡君謨嘗評李超，易水人，唐末與子庭珪度江，至歙州，以其地多美松，因留居，以墨名家。本姓奚，江南賜姓李，珪或為邽，弟庭寬、庭實，男承晏，男文用，皆有聞易水。江南又有朱君德、柴珣、柴成務、李文遠，皆遇陳贇，著名當時。其製有劍脊圓餅握墨、進貢墨、供堂墨，面多為龍紋，其幙音漫有宣府字，或止云宣城，著姓氏，或別州府。今人間亦有傳者。仁宗嘉祐中，宴近臣于羣玉殿，嘗以其墨賜之，曰新安香墨。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，皆庭珪雙脊龍樣，尤為佳品。

鰐魚

咸平中，陳文惠公謫官潮州，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邊，為鰐魚食之。公曰：“ 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，鰐魚為吏部遠徙。今鰐魚賊人，則不赦矣。 ”乃命吏督漁者，網而得之，鳴鼓告其罪，戮之于市。圖其形，為之贊，至今人多傳之。鰐大者數丈，或玄黃，或蒼白，似龍而無角，類蛇而有足，睨目利齒，見之駭人。卵化山谷間，大率為鰐者十二三焉，餘或為黿，或為龜也。喜食人畜，其食必以尾卷去，如象之任鼻也。

法相院矮檜

亳州法相禪院矮檜，高纔數尺，偃亞蟠屈，枝葉繁茂，不可圖狀。唐大中年，李待價石記云：“ 圓蔭三丈餘 ”，距今又三百餘年，廣袤五六丈，為一郡之珍翫。士人目其寺曰“ 矮栝 ”。真宗祀老子，嘗駐驆其下，今御榻尚在，故子履詩曰：“ 先皇玉座親臨地，故老于今涕泫然。 ”

慈航院

通州狼山廣教寺，在唐為慈航院，院在江中山上。昔人有詩曰：“ 飛來靈鷲嶺，化在寶陀山。 ”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，舟出二山間，水湍礙石，率多覆溺。昔有僧率其徒，操楫以護之，舟免觸石之患，故有慈航之名。近年江水南徙，山之前後皆陸田，後人又有詩曰：“ 昔年船底浪，今日馬蹄沙 ”，皆紀實也。

瓊花

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，潔白可愛，歲久，木大而花繁，俗目為瓊花，不知實何木也。世以為天下無之，唯此一株。孫冕鎮維揚，使訪之，山中甚多，但歲苦樵斧野燒，故木不得大，而花不能盛，遂不為人貴。孫傷之以詩曰：“ 可憐遐僻地，常化燎原灰。 ”近京師亦有之，或云：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。並澠水燕談。

二

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，或云自唐所植，即李衞公所謂玉蘂花也。舊不可移徙，今京師亦有之。李學士家談。

茶

建茶盛於江南，近歲製作尤精，龍鳳團茶最為上品，一斤八餅。慶曆中，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，始造小團，以充歲貢，一斤二十餅，所謂上品龍茶者也。仁宗皇帝尤珍惜，雖輔相未嘗輒賜，唯郊禮致齋之夕，兩府各四人，共賜一餅。宮人剪金為龍鳳花，貼其上，八人分畜之，以為至寶，不敢輒試。時有佳客出而傳玩，歐陽文忠公云：“ 茶為物之至精，而小團又其精也。 ”澠水燕談。

二

建州，陸羽茶經尚未知之，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，往往得之，其味極佳。江左日近方有蠟面之號，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，或號曰京挺的乳，及骨子等，每歲不過五六萬斤，訖今歲出三十餘萬斤。凡十品，曰龍鳳茶、京挺的乳、石乳、白乳頭、金蠟面、頭骨、

次骨，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，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，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，館閣白乳。龍鳳、石乳茶皆太宗令坐江左，乃有研膏茶供御，即龍茶之品也。丁謂為北苑茶錄三卷，備載造茶之法，今行於世。楊文公談苑。

三

臘茶出於福建，草茶盛於兩浙，兩浙之品，日注為第一。自景祐已後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製作尤精，囊以紅紗，不過一二兩，以常茶十數斤養之，用辟暑濕之氣。其品遠出日注上，遂為草茶第一。青箱雜記。

取碑碣為塔材

長安故都多古碑石，景祐初，章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，時姜遵知永興，盡力於塔，悉取碑碣以為塔材，漢唐公卿墓石十亡七八。楊大年談苑敍武行德金石厄事，宋有天下百餘年，長安碑刻再厄矣，惜哉！

威州

唐李衞公維州，吐蕃得之，號曰無憂城。景祐中，或以其與濰州名相亂，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，乞改其名，仁宗曰：“ 此足以威西戎 ”，乃改曰威州。

西溪寺石

華陰楊褒，好古博物，家雖貧甚，而書畫奇玩，充實巾橐，家姬數人，布裙糲食，而歌舞妙絕。故歐陽公贈之詩曰：“ 三脚木床坐調曲 ”，蓋言褒之貧也。褒，皇祐中，宿華州西溪寺，夜闌燈滅，於闇中有光燁然，旦起視之，石也。詢寺僧，云：“ 西溪華下勝處，郡僚宴集之地，每以此石鎮內耳。 ”至夜，褒移至它處，光復在焉。意其蘊玉，因求得之，輦至都下，使玉工視之，以為然，剖之，得玉徑數寸，溫潤純粹，光彩燦然。工人驚曰“ 至寶 ”，曰“ 金玉 ”，府中未有其比。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，褒因獻之，遂以為璽。鎮國，華州軍額，朝廷以名與璽同，乃改曰鎮潼軍，此亦異也。余叔博士，早為華州幕官，故知其詳，或以為褒所獻，琢為蒼璧，未審孰是。

烏魚骨毒牡丹

洛陽牡丹，歲蟲蠹則開稍小，園戶以硫黃簪其穴，蟲死，花復盛大。其園戶相妬，則以烏魚骨刺花樹皮中，花必死，蓋牡丹忌烏魚骨。

陳太丘碑

熙寧中，余為亳之蒙城主簿，聞鄲縣北，睢水之陽，漢太丘長陳寔廟前，有蔡中郎太丘碑，詢土人云：“無有也。”一日，沿牒過其地，與邑令丹陽姚存訪得之，已為村人鑱為橋脚矣。唯方趺在水涘，因舁至祠下，石五段，字正隸，皆訛缺不可讀，僅有一二存者。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，其東數里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墓碑二，因教吏磨墨模本，將以獻歐陽公，以助集古，未果而公薨，至今以為恨。

古銅魚符

李文邵推官，於壽光縣東境稻田中，得古銅魚左符以遺余，銅正赤，二寸許，背刻為魚頭尾，鱗鬐具，面刻一同字，深二分許，所以合信也。環字刻刺史官氏云：“左雲麾將軍行磨，美州刺史持節磨米，州諸軍事高從政。”鐫刻極工，字小訛，筆法精妙，類歐陽率更書。按唐貞觀中，平高麗，裂其地為十二州，各因其酋長以為刺史，磨米其一也。左符乃所頒者，當在其國，不知緣何遺於此也。壽光，青屬邑，其東瀕海矣。

日本扇

熙寧末，余遊相國寺，見賣日本國扇者，琴漆柄，以鴉青紙厚如餅，揲為旋風扇，淡粉畫平遠山水，薄傅以五彩，近岸為寒蘆衰蓼，鷗鷺佇立，景物如八九月間，艤小舟，漁人披蓑釣其上。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狀，意思深遠，筆勢精妙，中國之善畫者，或不能也。索價絕高，余時苦貧，無以置之，每以為恨。其後再訪都市，不復有矣。

齊南陵古鑑

熙寧末，齊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，大小二，徑六七寸，明徹驚人，非它鑑比。其背郭皆有詞可讀，大為小篆，小為正隸，附篆為流水芙蕖，茂林叢竹，又為孤雲野鶴，下有老人倚杖岸幘，逍遙其間，似非世間人，有飄逸不可攀之高致。蓋昔之高人逋客，能自放於寂寞之鄉，有足以寓意寫懷者，未嘗遺物鑑，所以寄一時之適耳。豈良工巧冶所能

知耶？附麗亦為雜花，皆古簡不可識。元豐初，終南仵磐艮翁得其一，而小者尚藏民家，南陽賈黯大年，求得之。一日，相遇於臨淄阿育寺，出二鑑示客，客請命而為一，使二鑑不相去，遂并以歸大年。鳳凰雙鎖南金裝，陰陽合為配，日月兩相會，白玉芙蓉匣，翠羽瓊瑤帶，同心人，心相親，照心照膽保千春。煉形巧冶，營質良工，如珠出匣，似月停空。當戶寫翠，對臉傅紅，綺窗繡幌，俱含影中。

羽陽古瓦

秦武公作羽陽宮，在鳳翔寶雞縣界，歲久，不可究知其處。元祐六年正月，直縣門之東百步，居民權氏濬池得古筒瓦五，皆破，獨一首完而徑四寸四分，瓦面隱起四字，曰“羽陽千歲”，篆字隨勢為之，不取方正，始知即羽陽舊地也。其地北負高原，南臨渭水，前對羣峯，形勢雄壯，真勝地也。武公之初年，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。武功游景叔，方總秦鳳刑獄，摹刊于石，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，以貽好事者。

椰子木

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，木如椶櫚，大者高百餘尺，花白如千葉芙蓉，一本花不過數十，房實不過三五顆，其大如斗，至熟乾差小，外有黃毛軟皮，中有殼，正類檳榔。故有人戲為詩曰：“百果之中爾最尊，檳榔應是爾雲孫。”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曰：“叢生雕胡首，園實檳榔身。”殼上有二穴，芽出穴中，殼肉類蘿蔔，皮味苦，而肉極甘脆，蠻人甚珍之。中有汁，大者一二升，蠻人謂之椰子酒，飲之得醉。交州記漿者是也。治消渴，塗髭髮立黑。皮煮汁，止血瘀吐逆。肉益氣去風。並澠水燕談。